

茸茸的羽毛

● 张力慧



月天出版社

茸茸的羽毛

张力慧 著

明天出版社

1992年·济南

鲁新登字06号

茸茸的羽毛

张力慧 著

★

明天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★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.25印张 104千字

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02

ISBN7—5332—1399—8

I·289 定价：2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当代小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。作品以一位刚踏入教师行列的女教师为中心线索，生动真实地展现出小学生生活的多姿多彩的画面。从教育学的角度，塑造了他们不同的形象，探索了他们的品质、性格、心理和成长的轨迹。本书对从事小学教育的老师、班主任、领导者会有教益，对小学生们会具有吸引力。

小说情节新颖、语言明快，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。

第一章

1

九月的天空是明净而清爽的，抬头望一望那片空荡荡的瓦蓝，我的心中又平添了几分说不出的欢愉。

三年的师范学校生活结束了，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做一名正儿八经的小学教师啦，你说我能不高兴？

记得小时候，我最佩服的人就是做小学教师的妈妈。每天傍晚她都提一摞作业簿回来，坐在桌前，手掐一支笔，很优雅地打对号儿或错号儿，那姿态真气势，女王一般。以后年龄大了，知事多了，才明白这工作并不像我想象得那么简单，也不是什么大权在握的女王，或许你一不见她，就把她淡淡地遗忘了。

好在我的信念至今也没变化。永远执着地喜欢一项事业是不是很容易？我不知道。

我发现我不知道的事情真是太多太多了，可我却什么都想知道。

妈妈笑道：“谁会什么都知道？况且你才十八岁嘛。”

是啊，我才十八岁，十八岁就要开始做老师，教书育人啦。一想到这儿，我又庆幸又胆颤的。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。

北良小学坐落在城西，我家住在城南，好久没有路过那里了，但印象还是深刻。

下了车，东瞅瞅西瞅瞅，不禁大惊，这地方变化太大了，新兴的建筑比比皆是，而属于北良小学的仍是那幢不显眼的旧楼，这幢旧楼幸好经常有孩子们的笑闹声点缀着，才显示出蕴育在内层的生机和活力。

噢噢，北良小学，育我成长起来的北良小学，我又回来了。

真有些心潮澎湃的滋味儿呢。踏进校园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。校楼一共三层，是浅紫色的，正面上书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八个大字，很是显眼。侧墙的壁上有几处剥落，还有几个清晰的球印儿，这不知是哪个调皮蛋的杰作。正对着侧墙的小操场上，有两个比较简陋的球架儿。几棵小树摇曳着新嫩的枝叶，看样子是新栽的。

今天是开学的第二天，学生们大都来了，书包一律斜背在肩上，撒欢儿一般又是蹦又是跳。我站在平台上往操场上一看，好么！一个个小黑脑袋蜜蜂一样飞东蹿西，手脚并用，嘴也不闲着，边跑边“噢噢”叫，得意的就“哈哈”笑，吃亏的就“哇哇”叫，好不热闹！一群可爱的小兽！

我差一点儿耐不住，竟想下楼跟他们好好嬉闹一番，以挽回以往的欢笑和乐趣。想象就此打住，你可不是来玩儿的，

你是来当他们老师的，还不快进去报到！

我迅速转回，进了二楼的走廊。

走廊里大都是些小女孩。女生不像男生那么疯张，有的凑在一起噓噓地说悄悄话，说完后就搂着脖子嘻嘻地笑上一阵；有的凑在一起学些很顺口的儿歌；有的在向同伴炫耀自己的小画片小手绢什么的。

她们这些看似稚气的举动竟勾起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，十年前，我也曾经为拥有一张美丽的画片而欣喜万分的。

女生们大都十岁左右的样子，见我来，都用怯怯的满不在乎的，或是稍稍带些不屑和敌意的眼光望着我，这使我不安。

于是，我便咧开嘴巴，很友善的对她们笑。

她们全是一副疑惑不解的样子，或羞涩地躲开，最后竟统统地跑她到们的教室里去了。

多胆怯的小姐姐！你们现在看我像看个坏蛋，总有一天，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！

瞧瞧你吧，就知道厉害厉害的，妈妈不是不让你厉害么！要爱他们，用心去爱他们。说得容易，我想爱他们，可他们躲着我，这怨谁？

“爱呀爱呀，请你告诉我，爱到底是什么……”我最愿哼流行歌曲了，可惜嗓子不好。

正当这时，一个清脆挺亮的童声打断了我的声音，他在唱：“我们的祖国是花园，花园里花朵真鲜艳……”

这首歌打我小的时候就唱开了，经久不衰，现在听起来

也还是顺耳。

抬头望，就见从楼上冲下一个面庞灵秀的小男孩，小鼻子两侧有几点淡淡的雀斑，大大的眼睛上翘着清晰可见的黑睫毛，很精神地眨来眨去，嘴巴儿很尖，小姑娘似的。

大凡漂亮的孩子总是讨人喜欢的，我立即就喜欢上这个小男孩了。我跺脚，说：“嘿！”

他毫不胆怯地瞪着我：“你找谁呀？”

我说：“我要去教研室。怎么走？”

“在三楼，我带你去！”真够热情的。

看样子他很乐意替别人做事，他带我一直跑向三楼，指着一个淡黄色的门说：“就是这儿。”

我谢谢他，他没说不用谢，只是露出两颗可爱的小板牙对我笑了笑，之后就跑了。

我暗笑。这带路的小男孩倒有些意思。我一直看他迈着小兔子腿渐渐跑远了，这才在门口开始平心静气地思索着，进门后的第一句话该怎么说。

六年前曾教过我的班主任老师姓刘，那时他已经六十岁了，如今肯定是退休了。别的老师我几乎没有印象了。人到一个新的环境总会觉得新奇，我东张张西望望，拖延着时间，还暗暗地替自己打气，怕什么！有什么好怕的！

没用！手一碰门就触电似地缩了回来。最后还是别的老师开门时把我随带进去了。恰好他还是个负责人。

教研室面积不大，空出的地方只能并站三个人，其余的地方全都摆的办公桌，一排四张，共两排。条件够差的，还

不如我们师范学校的学生宿舍。我心中不禁有些怅然。

屋里的几位老师很热情，听了负责人的介绍都站起身来跟我打招呼，还问我的名字，问完之后都七嘴八舌地叫我“小凡小凡”的。

人家高兴，我也高兴，那丝怅然就飞得无影无踪了。

一个老师指着我的辫子说：“你这小辫子扎得可真高，我像你这么大时也扎辫子，窝成一个球儿全藏在军帽里。”

一个老师说：“眼瞅着我们年纪大了，正愁没有接班的，愁着愁着就来了。真不错！”

都笑一阵，之后各忙各的。我仔细一端详，真的呢，在坐的教师全是四十多岁的样子。

当即就分派了工作。正赶上四·一班的语文老师回家休产假了，总让人代课不方便，我便得到了这个实践机会。班主任丁老师负责带我。她说：“以后要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，慢慢就习惯了。”

我点头，接着笑道：“还忘了说呢，我妈妈退休前也是当小学教师的，在南良小学。过去我在北良读小学，占的是居委会的西厢房……”

大家都感叹说：“多快呀，小孩子转眼间就长大了。”

我又补充说：“我还有外号呢，因为我走路的姿态挺调皮的，大伙儿都管我叫小崩豆儿，你们要是喜欢，尽可以叫啊。”

所有的老师又一次大笑起来，气氛很融洽。

第二遍铃声响过之后，我随着丁老师去四·一班见同学

们。

2

四·一班在二楼的走廊尽头，紧靠着观海操场的大平台，来时我就注意到了。

我和丁老师并肩走，侧脸细看，见丁老师穿一套深蓝色的衣服，圆口布鞋，合体又朴素，一双眼睛游着红丝，但闪闪地发着亮。

丁老师转头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四·一班的班主任，教数学，还兼任咱们学校的大队辅导员。”

嗨！真想不到！原想象中的大队辅导员应该是一个朝气蓬勃，活蹦乱跳的大孩子，丁老师她行么？

“奇怪么？”她微微地笑了笑，接着说，“学校考虑到我的年纪大，担子过重，打算撤掉我辅导员的工作，可我不同意！和孩子打了半辈子的交道，谁也描述不出我对他们的感情，有时候爱得想亲他们，有时候就气得想揍他们，就像对自己的亲孩子一样。感情可真是个怪东西呀，体验得细致，却怎么也说不透彻……不说了，以后你会明白我，我也会明白你，相处的日子还长，希望你多给我提意见，我这人短处不少呢。”

说实话，我对丁老师已经颇有好感了。心直口快，热爱工作是她最鲜明的特点。

离教室门越来越近了，我的心越发有些虚，可不能小瞧这些小孩子，也会评价人呢。待离门二米远时，便听到教室里喳喳的说话声，还有学猫叫和鸡叫的声音，大约在比赛模仿力。

丁老师笑了笑，对我解释说：“开学前一个星期总是不太安稳，暑假一放就是一个多月，重新再圈起来，就难受死这帮小皮猴了。”

在门口，我要求说：“丁老师，今天我主要是想熟悉熟悉环境和学生的姓名，先别让他们知道我是谁，以后再做自我介绍，这样效果会好些。”

丁老师点头说：“也好。最后一排的胖男孩叫刘阳，他旁边的座位是空的，你就坐那儿吧。这个刘阳啊，大难题！”

我终于踏进四·一班，暴露在四十双小黑眼睛里了。谁也不说话了。都仔细地看着我，看得我心里有些发毛。

我也不敢与他们对视，极迅速地走到后面，坐在那个叫刘阳的男孩子旁边，四十双眼睛又随着我的移动而移动。小孩子真愿意好奇啊。

那个叫刘阳的胖男孩低声问我：“喂，你是老退班生么？”问完后还嘻嘻地嘲笑我。

这个刘阳啊！大难题！我想起了丁老师刚才的叹息，于是，脑海里就留下了第一个四·一班的人物——就愿捂着嘴缩脖子笑的刘阳。

丁老师站在讲台上，用手指敲了敲桌子说：“请把头转过来，暑假里布置的数学作业还有十个同学没完成，下课后

是需要找我说明原因的。现在打开新课本，翻到第四页，这节课我们讲除法。首先我替大家讲一个阿里巴巴分金子的故事……”

丁老师以形象生动的小故事为启发，把除法的概念讲得绘声绘色，条理清晰。此时，她的声音变得清脆婉转，面相也柔和，看来她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进去了。

小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，有的还不时地“啧啧”着嘴儿。连我身旁的刘阳这时也变得老实，刚才还见他拿一支彩笔在桌洞底下乱画。我想，丁老师是有魅力的，不由得又对她多出几分敬意。

教室所处的环境很好，外面的阳光也好，透过明亮的大玻璃窗，一片片射进来，给人一种煦煦如春的感觉。

后面的大黑板上是学生们自办的黑板报，内容很活泼，特别是中间那幅题名为“儿子与爸爸”的漫画，画得维妙维肖，让人忍俊不已。这个小学生倒有些才气呢。

因为新学期刚开始，“卫生小评委”，“比比谁的红花多”等活动都还没开展起来，雪白的墙壁就显得空荡。

我打开花名册，开始按照座位和学号，依次记他们的名字和模样。1号孔欢欢。噢，就是坐在第二排的小女孩。多漂亮的孔欢欢哪！她有一双像猫一样溜圆透神的大眼睛，头顶上扎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，这蝴蝶结大得足能挡住后面同学的视线。穿得也高级，白色的连衣裙上满是花边儿和皱折儿，泡泡袖子鼓得老高，神态稚气又傲慢，十足的一个小公主。

再接下去，2号于小萍，3号王燕……7号胡小梦，花名册旁边的小注上写着“班长”两个字。以后胡小梦就是我的小帮手了，这可得好好地认识一下。胡小梦坐在左侧的倒数第二排，我一侧头就能看见。她的样子没有什么特别，穿着也朴实，坐姿和神态都比较老练，成人似的不卑不亢，果真像个小班长。

30号丛聪明，嘿，这名字起的！咦？怎么看着眼熟？是他呀！是给我带路，又露着小板牙对我笑的那个，怪聪明呢。倒数第四排的小男孩浓眉大眼，有些虎气，但眉宇间却流露出一丝不可言喻的愁苦，这与他的模样并不相称。他的胳膊上还戴着三道杠，喏，大队委员，孩子堆里的大头目呢！我看着花名册，便记住了他的名字，王建伟……

左边的最角处坐着一个极不引人注目的小女孩，名字叫许娜。她生得有些特别，身子比所有的人都瘦弱，脑袋却比所有的人都硕大。眼睛狭长，鼻梁扁平，嘴巴子显短，一点儿聪慧的样子都没有，可算上全班最难看的了。难看怕什么？或许她很聪明呢，大脑门的孩子不是聪明么？看她听课的样子多认真。

咚地一声响，吓了我一跳，偏头一看，原来是一块手枪形状的木头落在地上，刘阳的手里还持着铅笔刀呢，后半节课他根本没听，光伺候那块木头了。丁老师让他把木头缴上去认真听讲，刘阳脸皮真厚，受了批评还嘻嘻笑，回转到座位旁蹦跹了几下才重新坐定。

丁老师的时间把握得很准，待下课铃声打过的前一分

钟，她恰好布置完作业。

在走之前，我指着那个叫许娜的女孩子，悄声问刘阳：“她聪明么？”

刘阳先翻了翻白眼，之后哈哈笑，用肥胖胖的手拍着桌子，毫无顾忌地大声嚷道：“许娜是大头怪！大傻瓜！”

再看许娜，她浑身颤抖，用哀怨痛恨的目光朝我们的方向扫了一眼，之后用双臂抱住头颅，极力地垂了又垂……

我心猛地一沉，想上前安慰她，说明什么，又觉得那纯是火上浇油。教育学上说，有缺陷的儿童极容易自卑，如若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你去慰藉他，效果会适得其反，她会更加自卑和怯弱。

要想把自己的心和孩子们的心合成一个节律并不是件容易事啊。或许一句不适的话就伤了他，而一千句鼓励的话却鼓不起他的勇气。

许娜，刘阳，丛聪明，孔欢欢，胡小梦，王建伟……以后我就要和你们一起了，但愿我们能愉快相处。我暗自祈祷着，起身去追赶因事早走一步的丁老师。幸亏刚才那一幕丁老师没看见，要不刘阳又多一条挨训的内容。像刘阳这样无法无天的小男孩是该好好治一治！

丁老师完事后，走过来问我：“印象怎么样？”

我无头无尾地冒出一句：“小孩子都会变得可爱，不管他以前是什么样的小孩子。”

上午还是风和日丽的，下午竟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，夏日的天空就像一张顽童调皮的脸，令人琢磨不透。

其他老师都去各个教室做新学期动员了，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桌上放着丁老师临走前交给我的一本教师札记，此时我却没有心思看，那份刚刚开始工作所产生的激情还在体内飘忽游荡着。

四·一班那些表情各异的小面孔画片般一一浮在我的眼前，想抓抓不着，想贴贴不近，直搅得我心神不定。

我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小兽，左一步右一步，在不大的空间内踱来踱去，并放任着自己的好奇心，把挂在墙栏上的一排蓝皮的笔记本全都翻着看看。

学校的工作很正规，这是我以前不曾想到的。保卫记录，班主任例会记录，好人好事记录，共建活动记录……一切都是井井有条，一丝不苟的。在这种严谨的氛围下工作，哪怕她先前是个不拘小节的人，也会禁不住肃然起来的。

我不就是么？

我把那张属于我的小红桌又仔细地擦了一遍，也学其他老师的样，在桌前摆上各色的墨水和改作业用的自来水儿笔，左侧摆放教科书，右侧的小木架留着放作业本用。

都收拾好了便舒口气，自觉这个小小的归宿已蕴满惬

意。

这时候，雨渐渐地小了，濛濛的小雨柔和地罩住了远远近近的小青树，使得整个校园透露出一种神奇。

噢噢！这北良的校园啊！我把头探出窗口，禁不住大声呼喊。

在雨气中，那铃声也变得湿漉漉的诱人，但它即刻就被孩子们的欢笑声压住了。他们把双臂和小脑袋沐浴在小雨之中，踢踏着水，笑闹着，追逐着。

“快出来玩儿啊！快出来踢水啊！”

“下雨啦下大啦下雨尿炕长不大啦！”

带着稚气的童音哇哇地喊着，这声音不让你前俯后仰地大笑，却让你心中缓缓地升起一种欲抚欲吻他们的欲望，这欲望是何其强烈啊！

这些逗人的小精灵！

我承认，在这短短的一刻间，我已被这些活蹦乱跳的小精灵们迷住了。

门开了，丁老师拿着一叠小纸片，笑容满面地走进来。

我迎上去问：“怎么样丁老师？”

“效果不错。”

丁老师扬扬手中那叠小纸片，接着说：“这是我让同学们在最后五分钟内写的新学期计划，每人只要求写一句话。”

“那前些时间都干什么？”我好奇。别的老师都反映用一节课做动员时间太仓促，而丁老师看上去却轻松得要命。

“我们班没有和别的班级雷同，先老师发动，再让上中

下等的同学代表表决心，千篇一律！要注重实效，并不一定要拘泥于形式。”

“四·一班怎么做的？”我赶紧发问。

“我们先做集体智力游戏，又讲实例故事，最后让大家写最现实最能做到的打算，我觉得这样比说我要当‘科学大王’好些！”丁老师滔滔不绝，又说：“我已经不年轻了，可我喜欢新鲜，不管干什么都是这样。我正在研究小学生数学连贯教学法，真要是能成功，小学学生五年的数学功课只要两年就可以完成，而且会学得很扎实。到时候我还打算把它写成书，推行全国。”

她说到这儿，就像真正成功了一样，双目熠熠放光，很有些神采。

“丁老师你可真行啊。”我不由得赞叹。

丁老师拿下眼镜用衣襟边擦边说：“其实做我们这一行儿的很不容易起眼儿。一个人一辈子就是要做些事情，具体做什么又是另外一码事。”

我点头，说：“是。我妈也常这么说来着。”

“你看看他们写的，挺有意思的。”丁老师递给我那叠纸片。

我笑着接过，略翻了翻。四年级小学生的字体要仔细端量端量，是很有意思的。小草棍儿一样的横和竖很正经地交叠在一起。他们那副又可笑又可爱的样子啊！窝窝着嘴，用手指狠掐着笔的末端，很吃力地制造这些大人们一挥而就的简单的字。